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

【中国卷】

辽金元文学 (中)

主 编：郭杰 秋芙

本卷主编：周惠泉 杨佐义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

【中国卷】

了全元文学 (中)

主 编：郭杰 秋芙

本卷主编：周惠泉 杨佐义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金元文学. 中/周惠泉,杨佐义主编.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5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中国卷/郭杰,秋芙主编)

ISBN 978-7-80702-897-0

I. 宋... II. ①周... ②杨... III. ①文学史—中国—辽金时代—通俗读物②文学史—中国—元代—通俗读物 IV. I209.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9063 号

书名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中国卷

Wenxue Mingjia Mingzhu Gushi QuANJI · Zhongguojuan

辽金元文学(中)

Liaojinyuan Wenxue (Zhong)

主编 郭杰 秋芙

本卷主编 周惠泉 杨佐义

责任编辑 范中华

封面设计 王吮原

责任校对 范中华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刷 大厂县兴源印刷厂

开本 787mm×1092mm 16 开

印张 33.5

字数 570 千

版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02-897-0

定价 65.00(全三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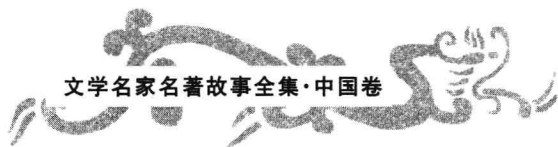


【57. 未成名家的辽东奇才李经】

李经是金末诗作不多、水平未必多高但曾喧赫一时的“奇才”。他字天英，中年失意后，自号无尘道人，锦州（今辽宁锦州）人。家世不详。少有异才，自辽东入太学学习，马上被视为辽东奇才。李纯甫一见到他的诗歌，就非常激动，夸大其辞地将他许之为当今的李太白，并忙不迭地到处为延誉吹捧，在文士中造成很大影响，加上李经的字画也有一定的功力，所以，一时间声名大噪。

实际上，说李经诗似太白，很不切实。他远没有李白那种才气，所以写起诗来不仅没有李白的气象，而且比李白吃力得多。元好问说他“作诗极刻苦，欲绝去翰墨蹊径者”（《中州集》卷五），这哪里有太白“用胸口一喷就是”的诗仙风范？所以，李纯甫又改口说李经的诗作是“自李贺死二百年无此作矣”（赵秉文《答李天英书》引），这倒接近事实。但不管像谁，对李经而言，都是盛名。有了盛名，他就难得逍遥自在了。这种盛名就逼使他在主观上努力向上靠近，将他推上必须高人一等的位置上。他参加科举考试，一举不中，再举不第，在京城呆了两年，未能成就科名，就再也呆不住了，不得不“拂衣归”（《归潜志》卷二）。因为他的才名，他的落第东归仿佛是件光彩的事情，居然成了轰动性的事件，许多名流都作诗为他送行。

李纯甫特意为李经举行了饯别诗会，参加者有张伯玉、周晦之等豪放狂怪之人。李纯甫有《送李经》诗传世。该诗先以自己（屏山）作陪衬，写大胡子张伯玉（髯张）、小个子周晦之（短周）二人的狂怪面目，“髯张元是人中雄，喜如俊鹘盘秋空。怒如怪兽拔枯松，老我不敢婴其锋。更着短周时缓颊，智囊无底眼如月。斫头不屈面如铁，一说未穷复一说。勍敌相扼已铮铮，二豪同军又连衡，屏山直欲把降旌”，在此之后，再推出更加不同凡响的主角李经：“不意人间有阿经，阿经瑰奇天下士。笔头风雨三千字，醉倒谪仙元不死。时



借奇兵攻二子，纵饮高歌燕市中，相视一笑生春风。人憎鬼妒愁天公，径夺吾弟还辽东”，最后写到离别场面：“短周醉别默无语，髯张亦作冲冠怒。阿经老泪和秋雨，只有屏山拔剑舞。拔剑舞，击剑歌，人非麋鹿将如何？秋天万里一明月，西风吹梦飞关河。此心耿耿轩辕镜，底用儿女肩相摩？有智无智三十里，眉睫之间见吾弟。”李纯甫毕竟是狂怪派的领袖，这首诗纵横不平，豪气四溢，写出了此派诗人的性情特征，为李经落第东归、怀才不遇而抱屈，不失为一篇佳作。

另一位诗坛领袖赵秉文也很给他面子，为他作《送李天英下第》诗，对他的评价也很高。赵秉文将李经比喻为“天鸡拂沧溟，万里起古色”，将他的京华失意说成是“骐驎绊荆棘”。另一前辈诗人周昂也有《送李天英下第》诗，对他寄予希望，劝他“不须寂寞恨东归，洗眼三年看一飞。试卷波澜入毫颖，莫教欧九识刘几”。

李经究竟当时以哪些诗歌赢得如此荣宠？现在并不是很清楚。元好问引了他“最得意”的四句诗，曰：“雁奴失寒更，拍拍叫秋水。天长梦已尽，秋思纷难理。”（《中州集》卷五）诗题已失传，从“天长梦已尽”含有的思乡意味来看，似作于在京期间。雁奴是给雁群警戒的雁子，地位比较卑下，写它“拍拍叫秋水”，构思新颖，但有些幽僻奇异。刘祁说他“为诗刻苦，喜出奇语，不蹈袭前人，妙处人莫能及”（《归潜志》卷二），并引了一些诗句作证，如《题太真图》写贵妃“君前欲拜还未拜，花枝无力东风羞”的媚态风姿，比喻贴切，《晚望》写秋天傍晚的远眺，“夕阳万里眼，人立秋黄中”，造语奇特，又如他的四言写景诗，有“老峰蹙云，壁立挽秀。林阴洒雨，苍苍玉斗。虚明满镜，夜色成昼”，用词古崛生硬，确实如刘祁所说，有其独到之处。但仅从这些诗句来看，他的才思并不博大，主要是以苦吟写出一些险怪奇异的诗歌。

此后，李经在刻意求新的路上越走越远，诗歌越来越险怪幽僻。回东北以后三年，赵秉文终于出面对他说了些真话。事情源于李经在给赵秉文的信中，谈了谈他近来的书法和诗歌创作的体会，并寄给赵秉文若干首新诗。他自称“近日欲作文字，然滞于藏锋，不能飞动；诗欲古体，然僻于幽隐，不能豪放”，没想到，他的这些言论及诗作招来了赵秉文严肃而尖锐的批评。

赵秉文在长文《答李天英书》中，以长者、书法行家、前辈诗人的口吻，对李经作出了较客观的分析。他针对李经过于师心独造，指出前代的书法都非率意之作，都是“真积力久，自楷书中来”的产物，从来没有“未能坐而能



走者”。只有能积学，然后才能飞动，否则，像李经的书法就同学人口舌的“秦吉了”，没有什么独到之处。赵秉文对李经“措意不蹈袭前人一语”的诗歌看法与此相似。赵秉文征引了李经所寄的五首杂诗（不一定是全篇），作为反面材料，对他的诗歌明确表现失望，认为他迄今所成就的“不过长吉卢仝合而为一，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并不客气地指出：“昔时有吹萧学凤鸣者，凤鸣不可得闻，时有枭音耳。君诗无乃间有枭音乎？”对他的评价与过去相比已大为降低了。

后来元好问编纂《中州集》，照抄了赵秉文所引的五首杂诗，大概除此之外，已没有其他传世佳作。第一首说：“长河老秋冻，马怯冰未牢。河山冷鞭底，日暮风更号。”其中的“老”字像是形容长河，像是形容秋天，又像是形容“秋冻”，非常特殊，“河山冷鞭底”，更是难以理解，其本意似乎要说骑马行走在寒冷的山河之间，却把它写成了这样异怪的诗句，仿佛河山在马鞭下发冷，真是走火入魔。其他如“天厩玉山禾，不救我马□”、“太阿剖室砺以石，坐扫鸛鹤摇天雄”、“苔花张古锦，霜苦老秋碧”等诗句都很幽僻险怪，恰如赵秉文所说，是李贺、卢仝二人诗风的余响。这些还是赵秉文所能理解的诗篇，此外，还有一些令他“殊不可晓”、也令元好问“不可晓”的诗篇，又当如何？想必是赵秉文所说的“枭音”了，或者是元好问所说的“鬼画符”（《论诗三十首》）了。可见，李经一生虽有些才气，但成就有限，加上路数不正，所以最终未能自成一家。他一生的名声随着时间而每况愈下，由李白变成李贺，再变成不能成为名家的自己，可以说是个悲剧。

【58. “笔头仙语复鬼语”的短命诗人王郁】

王郁（1204—1234年）是金末颇有雄心和才气的短命诗人。

王郁字飞伯，一名青雄，大兴人，出生于衣冠世家。父亲王钦，官至山东路转运司盐铁判官。据说他出生之前，他的父亲梦见一位神人从天而降，打开所背的紫色丝囊，送给他的父亲一只大雕，说以后再取回它。雕在地上振动翅

膀，大叫一声，他的父亲从梦中惊醒。这似乎预示着不平凡的未来。王郁长大后，“仪状魁奇，目光如鹗，步武翩然”（《归潜志》卷三），可是，看相的偏说他是病鹤之貌，好像看出了他的短命人生。

十八岁时，王郁的父亲去世，富足的家产随后在战乱中丧失殆尽，但他毫不在意，闲居阳翟钓台（今河南禹县境内），发愤读书，闭门修练，一心向古人学习，潜心作诗作文，连续几年不管人间琐事。果然，他的诗文大有进展。文章效法柳宗元，闳肆奇古，动辄数千言；辞赋古奥，诗歌飘逸，刘祁说“有太白气象”。乐府诗《拟古别离》中“黄鹤楼高云不飞，鹦鹉洲寒星已曙”，被人们广为传诵。翰林学士、诗人李献能路过钓台，见到他的《伤鲁麟赋》、《导怀赋》等习作，大为震惊，亲自誊抄下来，带到汴京，广为延誉。此后，王郁曾一度离开钓台，漫游四方，后又隐居陞山，覃思古学，继续磨练。

经过长期的积累、有了一定的本钱之后，正大五年（1228年），二十五岁的王郁第一次闯荡汴京，立即以“布衣少年，名动京师”。朝廷中的两大元老密国公完颜□、赵秉文对他这位新进少年，也以礼相待，视为座上宾。完颜□说他是“紫陞仙人今渊云，骑风御气七尺身”（《送王生西游》）的仙人，有着汉代辞赋名家王褒（字子渊）、扬雄（字子云）的才华。李献能对他更是大加称赏，说他的诗“诗句媲国风，下者犹楚辞”。还有人直接将他许之为李白，说“忆昔颖亭见飞伯，恍若梦中见李白”（《中州集》卷七引）。这当然不全是虚誉，但由于他对科举时文没有用过心思，第二年科场失意，阴沟翻船。他满怀郁愤，拂袖而去，西游洛阳，从此放怀诗酒，尽享山水之乐。《秋夜长》可能是行前之作，他一面感叹自己漂泊的命运，如同秋风中的落叶，“秋风袅袅吹庭树，伤心一叶随风去”，一面自信“神□纡屈泥中盘”，未能实现其“青云”之志。完颜□为他送行，写了首意气飞动的《送王生西游》诗，说王郁此去是“丈夫耻与哙等伍，故作野鹤昂鸡群……慨然拂袖游嵩阳，西南陌上传书香”。当时正值秋天，王郁又呈上自己的《秋骚》诗（疑是《秋夜长》），完颜□又称赞他的诗在楚辞之上，“始露雄文陵楚些”，断言一颗类似王粲的文曲星将在洛阳一带升起，“后夜文星出西洛，仲宣知在水南楼”（《王生以秋骚见示复此谢之》）。

正因为王郁受到如此推重，科场困顿不但没有消磨他的意气，反而令他更加慷慨任气，敢作敢为，狂傲自负。他干脆以儒中侠自居，经常毫无顾忌、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在许多方面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表现出许许多多的雄心



壮志。针对孔子心学“能言不能行”之病，他打算著书立说，“推明孔氏之心学，又别言之行之二者之不同”；对于经学，虽认为宋儒见解最高明，但还是要著书与宋儒商榷讨论；对于近代“为习俗所蠹”的文章，他想“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合而为一”，来矫正时弊；对于诗歌，他批评时人只知作诗，而不知学诗，使得诗歌“尖慢浮杂，无复古体”，所以，他作诗要“求尽古人之所长，削去后人之所短”；对于出世入世，他觉得如果出仕而不能行其道，不如“居高养豪，行乐自适”，他自己后来正是“以李白为则”（《归潜志》卷三）。在表达这些非凡的抱负时，他说得太多，伤人太多，从而招来不少诽谤，引起许多人的反感和憎恨，直到他死后多年，仍有许多人一听到他的名字，就感到不快。

正大八年（1231年），王郁再次来到汴京，汴京很快被蒙古军队包围，他被困守在城中。次年秋天，他毅然突围，与知交刘祁诀别，他自知生死未卜、凶多吉少，将自己的小传交付刘祁，说是“不朽之托”。独自出城后，他被诸侯士兵抓获，军中主将对他较友好，不料他为人不设机防，居然死在下级士兵之手。临死时，从怀中掏出平生著作，希望能转告中州士大夫，“王郁死矣”。此时他刚过三十岁，不幸中道摧折，大器未成，最终未能实现他的诸多宏愿。

从现存诗歌来看，王郁确实很有才华。有的诗作真有点太白的气象，如：

新月平康金步莲，青云戚里玉连钱。

谁家年少秋风里，梁甫吟成抱剑眠。

——《长安少年行》

宣平坊里榆林巷，便是临淄公子家。

寂寞画堂豪贵少，时容词客醉琵琶。

——《饮密国公诸子家》

这些诗写得明快飘逸，富贵风流。有的诗句很有笔力，如“谁倚城楼吊兴废，一声长笛暮云开”（《昆阳怀古》）之类，可是，这不是王郁的显著特征。王郁长期沉潜于古诗之中，从《诗经》、《楚辞》、古乐府、李白、李贺等诗歌中汲取养分，大量创作乐府古辞，现存作品基本上都是乐府古题。元好问对这类作品的评价最为准确：“王郎少年诗境新，气象惨澹含古春。笔头仙语复鬼语，

只有温李无他人。”（《黄金行》）如他的这首《春日行》：

春日飞，春野寂，红朋碧友元胎湿。
东风着意寒食时，游丝粘人困无力。
小铃挟车谿堤沙，风萧惊落琼英花。
荒坟颙颙啼夕鸦，草荒月黑鬼思家。

由绚烂的春光、融融的春意写到阴森的荒坟夕鸦、夜鬼思家，将落英缤纷、繁华丽景的春天写得如此古澹幽冷，这是他的功夫所在，其境界与李贺十分相似，特别是结尾两句堪称“鬼语”。他常用冷艳的笔调，写冰凉彻骨的相思：“凉风绕树秋，长河络天碧。深宫悄无人，月暗莎鸡泣。”（《楚妃怨》），在李贺之外多了些温李绮艳之情。又如《折杨柳》：

长安二月多绿杨，远信未到龙庭旁。
佳人中夜抱影坐，风窗泠泠愁思长。
青天无云一镜洁，万户千门音响绝。
何人横笛在高楼，玉龙叫彻春江月。

春夜闻笛思人，这个主题与李白《春夜洛城闻笛》相同，但无论是思情还是音乐，远没有“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那般悠扬动听，而是显得清峭冷峻，结尾那“叫彻春江月”的笛声也显得凄厉无奈，无休无止。这种感情无疑要沉重得多，绝望得多，它所折射的是生逢乱世的诗人们扭曲不安的心灵。

【59. 李汾“千丈豪气天也妒”】

李汾（1192—1232年）字长源，太原平晋（今山西太原南）人。他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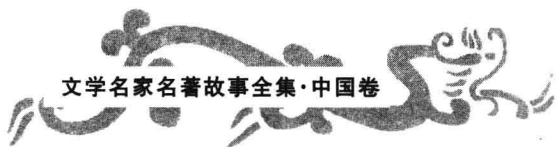


好问算同乡，是元好问的三位知己之一。“千丈豪气天也妒，七言诗好世空传”（《过诗人李长源故居》），就是元好问给他的评价。

李汾是典型的幽并豪侠，为人旷达不羁，豪迈跌宕，少时好读史书，曾游览秦中一带，有感于古今成败兴亡，决心要成就一番非同寻常的功名，“以奇节自许”。这不仅表现在理想抱负方面，还表现在日常行为方面。元好问称他为“并州少年”，在诗中多次描写他的非凡气概：“君不见并州少年作轩昂，鸡鸣起舞望八荒，夜如何其夜未央！”（《雪后招邻舍王赞子襄饮》）“君不见东家骑鲸李，胆满六尺躯。万言黄石策，八阵夔州图。”（《此日不足惜》）他的朋友王元粹也说他不像书生，“匹马短衣看此行，看君谁信是书生”（《寿李长源》）。

与豪迈相伴而生的是李汾极强的个性。他豪迈得有些过分，以致不通人情世故，刘祁说他“颇褊躁，触之辄怒，以是多为人所恶”（《归潜志》卷二）。他曾经投书拜谒宰相胥鼎，受到点冷遇，竟忍无可忍，再次投书胥鼎，揭发他的所有过错，痛加指斥，弄得胥鼎大为光火。李汾此举确实不够磊落。胥鼎念他毕竟是个文人，才宽大为怀，未加追究。元光（1222—1223年）年间，他到汴京参加进士考试，未考中进士，反而招来一肚子牢骚。因为当时有些浅薄之人，只要考中了进士，有个一官半职，就摆起架子，自觉高人一等，与布衣文人划清界限，泾渭分明，甚至不相往来。李汾看不惯这种俗态，愤愤不平地说：“以区区一第傲天下士邪？”（《归潜志》卷七）这种傲慢在他担任史馆从事期间暴露得充分无遗。

李汾迫于生计，勉强同意别人的推荐，出任史馆从事。按照当时的体制，史院监修官一般由宰相兼任，同修官一般由翰林学士和翰林直学士兼任，编修官才真正主管编纂史书之事，而史馆从事实际上地位最低下，只是一个抄写员罢了。通常编修官在撰好文稿之后，将草稿交给从事，由从事誊写清爽，然后再交给翰林学士。在平居无事的时候，上下级之间还能在一起饮酒赋诗，但只要一谈到工作，立即壁垒分明，就有了官长与掾属的区别。李汾一向高亢，不可一世，人们只是把他当成个普通的小抄写员来差遣，他哪里忍受得了这份委屈与不平？偏偏他少年时代好读史书，有着很高的史学修养和才华，所以他又反过来傲视他们。有些新入史院的史官们，连史书的凡例都不甚了了，哪里谈得上什么史才、史识？也应该被李汾瞧不起。他们刊修史书时，只要李汾在场，就浑身不自在，缩头缩脑，愁眉苦脸，好半天不敢下笔，怕被李汾嘲笑。



而李汾又故意在一旁正襟危坐，旁若无人地朗读《史记》和《左传》，声音洪亮，抑扬顿挫。读完后，还看看四座之人，高声大噪击节称赞道：“看！”他们看看司马迁、左丘明写得多好，再看看他们自己写得多糟。那些被嘲讽的史官们，当然恼羞成怒，积怨成恨。李汾依然我行我素，对有名的编修官雷渊、李献能也毫不让步，引起雷渊、李献能的切齿痛恨。他们指责李汾谩骂官长，要将他赶出史院。

官司一直打到右丞相师安石那里，历时一年多也没有结果，因为双方各有各的理。李汾固然无礼，可是雷渊、李献能也受到了舆论的压力。不得已，师安石以有伤风化之名，派人设宴，劝他们和解。最后，李汾以眼病为由罢官而去。他的同事雷瑄作诗为他送行，“颇讥翰林诸人，不能少忍，至与一书生相角逐，使之狼狈而去”（《中州集》卷七）。李献能说他“上颇通天文，下粗知地理，中间全不晓人事”（《归潜志》卷九），这是符合实际的，也得到了李汾本人的首肯。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李汾又恰恰是书生意气最浓的。

李汾性格中还有一独特之处，就是他老是愤恨不平，动辄怒气冲冲。刘祁说他“傲岸多怒”，“好愤怒”，他的很多朋友都有点怕他；元好问曾经戏称他有“愤击经”（同上）；杨宏道也调侃地说，“何时一斗风鸣酒，满酌为君洗不平”（《调李长源》）。这种性格当然不善处世，四处碰壁。据他的《感遇述史杂诗五十首并引》，正大七年（1230年）前后，他再次任职史院，但还是任低下的史院从事，更加“郁郁不得志”，次年京城形势严峻，蒙古兵兵临城下，他再次离京。《西归》可能是此时所作：“扰扰王城足是非，不堪多病决然归。只因有口谈时事，几被无心触祸机。日暮豺狼当路立，天寒雕鹗傍人飞。终南山色明如画，何限春风笋蕨肥。”他去了邓州，投奔了手握兵权的恒山公武仙，被任命为行尚书省讲议官。当时，汴京告急，武仙坐视不救，另有计谋。李汾好议论时事，引起武仙的紧张和担心，天兴元年（1232年）六月，被武仙杀害。他的朋友王元粹对他的一生作出较全面的概括：“以才见杀人皆惜，忤物能全我未闻。李白歌诗堪应诏，陈琳草檄偶从军。”（《哭李长源》）

元好问说李汾“平生以诗为专门之学”，特别是七律高出同辈之人。诗如其人，他的诗多是感愤之作，“虽辞旨危苦，而耿耿自信者故在，郁郁不平者不能掩，清壮磊落，有幽并豪侠歌谣慷慨之气”（《中州集》卷十）。如《陕州》：



黄河城下水澄澄，送别秋风似洞庭。
李白形骸虽放浪，并州豪杰未凋零。
十年道路双蓬鬓，万里乾坤一草亭。
八月靖陵霜树老，伤心休折柳条青。

虽然流离困顿，但仍豪放刚强，无哀弱可怜之态。另一首《避乱西山作》写于邓州武仙军中：

三月都门昼不开，兵尘一夕卷风回。
也知周室三川在，谁复秦庭七日哀。
鸦啄腥风下阳翟，草衔冤血上琴台。
夷门一把平安火，定逐恒山侯骑来。

首联交代京城被围的形势，次联是说山河依旧，却没有外援可求，申包胥当年向秦求援，痛哭七日，而如今北有蒙古，南有南宋，都是敌国，已无秦廷可言。第三联渲染战乱的血腥气氛，极为沉痛，但尾联却很有信心地说，恒山公武仙能解除汴京的围困，给汴京带来平安。夷门是汴京的东门。诗中有郁愤不平，也有磊落自信，这正是北方豪杰的特点所在。他的一些名句也慷慨不平，如“长河不洗中原恨，赵括原非上将才”、“洛阳才子怀三策，长乐钟声又一年”、“清镜功名两行泪，浮云亲旧一囊钱”。此外，他的写景诗也流露出工于状物造句的特点，如“鸦衔暝色投林急，荧曳余光入草深”（《夏夜》）等。

【60. 辽东奇才高宪】

与辽东奇士庞铸和李经同时，在当时的东京还有一位诗词俱佳的才士，这就是高宪。高宪字仲常，世居东京（今辽宁辽阳），祖父高珩进士及第，官至吏部尚书。外祖父王遵古也是个典型文人，舅父王庭筠是金末最著名的文学

家。他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优秀文化环境的熏陶，本人又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因此年轻时就很有才名。“在太学中，时人莫敢与抗。金泰和三年（1203年）登进士第，仕至博州防御判官”（《奉天通志》卷二百十一）。他为人淡泊世事，唯爱好书画文学，曾说如果苏东坡在世，即使远在万里之遥也要前去拜访。后归隐辽阳，辽阳城被蒙古军队攻破时死于其间。

高宪没有专集传世，只是《中州集》中载其诗八首，数量虽不多，但却足以显示出诗人的才气。由于生逢乱世，政治腐败，他对官场的庸俗不堪表示厌倦，对自然山林生活充满向往之情，表现出追求返璞归真的思想情趣。如以下二诗：

寄李天英

稻秸苍苍陂已枯，西风翦翦弄樛梧。
蒹葭水落鱼梁迥，蟋蟀声高山驿孤。
社瓮新成元亮酒，并刀细落季鹰鲈。
作诗远寄霜前雁，人在海东天一隅。

题新山寺壁

列壑攒峰发兴新，落花飞絮舞余春。
虚堂坐视三千里，冠者相从五六人。
涧草软宜承屐齿，溪泉清可濯缨尘。
静听山鸟松风里，妙悟人间乐未真。

前诗是写给当时著名诗人李经的。李经字天英，也是个颇有个性特点的人物，曾深受诗坛领袖李纯甫的青睐。诗的前半首描绘萧瑟凄清的深秋景色，后半首拈出陶渊明、张翰两位不为仕宦所拘、飘然归隐的古代高士与朋友共勉，流露出急于归隐田园的心绪。《题新山寺壁》一诗是登高揽胜之作，意境清新宜人，以自然界的恬静和谐反衬世俗社会的龌龊卑污，最后一联表示对人事污浊的厌弃情绪，与前诗的主体心境是一致的。大概是到了后期，他的消极情绪更加强烈，简直要皈依佛门来休息自己的灵魂了。《焚香六言》四首写道：

抹利花心晓露，蔷薇萼底温风。



洗念六根尘外，忘情一炷烟中。

满地落花春晓，一帘微雨轻阴。

正要金蕉引睡，不妨玉腕知音。

纸帐收烟密下，松灰卷火常虚。

午寂春闲小睡，人间自有华胥。

沉水浓薰甲煎，宫梅细点波津。

奕奕非烟非雾，依依如幻如真。

这组诗描写焚香静坐时的情景和主体感受，他要“洗念六根尘外，忘情一炷烟中”，要在焚香静坐中来麻醉自己，慰藉自己，达到忘掉世俗烦恼，与万化冥和的境界。最后两句极其精彩，既写出了烟雾缭绕、隐约朦胧的眼前实景，又深契佛教幻真变化的哲理，表达出自己如进入幻境的特殊的主体感受。

高宪也不是完全忘却世事的人，他曾经从军到过边塞，李纯甫在《赠高仲常》诗中写道：“借问高书记，南征又北征。从军元自乐，游子若为情。笔下三千牍，胸中百万兵。”因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故高宪对战争是深恶痛绝的，《长城》一诗则是这方面的力作，这是一首七言古诗：

秦人一铍连鸡翼，六国萧条九州一。

祖龙跋扈侈心开，牛豕生民付碣磈。

诗书简册一炬空，俗与三五争相雄。

阿房未了蜀山上，石梁拟驾沧溟东。

生人膏血俱枯竭，更筑长城限裘褐。

卧龙隐隐半天下，首出天山尾辽碣。

岂知亡秦非外兵，宫中指鹿皆庸奴。

骊原宿草犹未变，咸阳三月为丘墟。

黄沙白草弥秋塞，唯有坡陀故基在。

短衣匹马独归时，千古兴亡成一慨。

本诗全面批评了秦始皇暴政虐民的罪行，指出政权的能否巩固在于朝廷内部的政治清明与否，如果奸佞当道，长城再坚固也没有什么作用。“岂知亡秦非外兵，宫中指鹿皆庸奴”是全诗主旨所在。高宪生活的年代是金代后期，女真贵族已经彻底腐朽，完全丧失了初期的尚武习俗和积极进取的奋发精神。北方的蒙古已经崛起，金国朝野都混乱不堪，处处呈现出衰败的景象。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各阶层人士都会蒙上一层黯淡的感伤色彩，高宪诗中的厌世情绪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根据“短衣匹马独归时”一句，当是诗人从关内独自回归辽阳途经山海关时所作。

高宪的词属于沉郁一格，与其诗的气韵是一脉相通的，都可以体会到一位怀才不遇的心情烦躁的知识分子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与诅咒，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今引一首〔梅花引〕如下：

蒿火目，藜羹腹，书生宁有封侯骨？长须奴，下泽车，艰关险阻，谁教涉畏途。半生落漠长安道，一事无成双鬓老。南辕胡，北辕吴。功名富贵，情知不可图。槐安梦，鼓笛弄，驰骤百年尘一哄。陶渊明，张季鹰，一杯浊酒，焉知身后名。有溪可渔林可缴，须信在家贫也乐。熊门春，次江云，几时作个，山间林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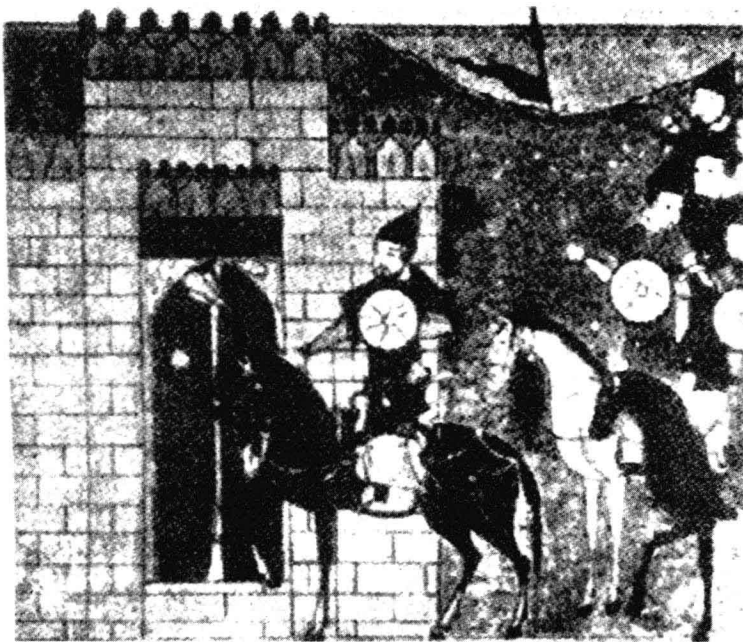
贯穿全词的是深沉的忧患意识和不遇于时的感慨。表面看很洒脱豪宕，深层次中则是痛入骨髓的忧伤愤懑。人生若逢乱世，真是一个莫大的悲哀。

【61. 金末辽北才子王恽】

金代末年，辽北咸平（今辽宁开原市老城镇）出现一个名动朝野，深受皇帝和宰相器重，多次要起用都被婉言拒绝的高人，他就是王恽。王恽生平不详，《奉天通志》和《中州集》中有他的小传。综合这两条资料，可知他字玄佐，咸平人。为人沉默寡言，清静淡泊。精于《易》学，也通晓星历谶纬之

学。明昌（金章宗年号，1190—1195

年）初，以德行才能召至京师，授官为信州教授。不久，他自己辞职而去，再授博州教授。郡守及府中官员都非常敬重他。一次，郡守请王浚赴宴。席间，适逢中使即宦官到来。中使素



成吉思汗占金中都（今北京）图。元太祖九年（1215年），成吉思汗攻占金中都，金亡。

闻王浚大名，勉强请他饮酒。王浚坚决不饮，中使见王浚不给面子，很不高兴。郡守从旁边解围，中使才停止劝酒。当天晚上，王浚便弃官遁归乡里。后来，宣宗即位，派专车召他入朝，他不肯前去。其后又派人专程任命他为辽东宣抚使，他也没有接受。王浚大约生于1150年前后，成年后正逢金朝末世，女真贵族上层已彻底腐朽，政治腐败，所以他坚决不仕。宣宗即位后，命宰相写信请他出仕以扭转危局，言辞诚恳真挚，但他依然未肯应征，可见他对金朝的前途已完全失去信心。大厦将倾，非独木所能支，这也是末世时一切识见高深之人坚决不仕的根本原因。

王浚传世的作品不多，笔者所见到的只有六首诗和一首词。诗存《奉天通志》（卷二百三十四）中，词存《中州集》里。数量虽然不多，但质量却较高，是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重视。

王浚所存的六首诗是：《河之坊》、《感遇》（四首）、《赠段十》。《河之坊》是模仿诗经形式写成的，古朴苍凉，有些晦涩难懂，但其针砭时弊的主题还是非常明显的。诗人把那些执政者比做河堤，并以水满将溃来形容岌岌可危

的国家形势。诗开头便说：“河之坊矣，截截其平。岂曰不力，言持其盈。国既覆矣，视而瞢瞢。云胡昊天，不终惠我生。云胡昊天，疾威堂堂。辗转玩日，四园卒荒。偃仰在位，不知匪臧，不顾其行。”作者直接斥责那些统治者在“国既覆矣”的情况下，依然昏昏噩噩，还在“辗转玩日”的昏聩行为。四言句式，比兴手法以及指斥奸佞的辛辣确实很像诗经中小雅的风格。

《感遇》四首皆是忧乱伤时之作，主题相近，第四首感慨最深，文笔也最犀利尖锐，诗道：

槁梧蒙绂冕，峥嵘化侯王。
餐饵先百牢，兰烟浮玉房。
儿女何所见，拜跪色甚庄。
四海正聳聳，威灵尔翕张。
哀哉杞梓材，弃捐官道旁。

本诗的讽刺十分辛辣，开头两句比“沐猴而冠”还令人气愤和啼笑皆非。猴毕竟还有一定的灵性，可现实的当权者们连猴都不如，简直就像蒙上礼服戴上冠冕的枯木桩子一样没有心肝。“四海正聳聳”是惊世骇俗之语，深深击中中国社会的病根，这就是人们的精神完全麻木了，任凭人家宰割和凌辱，毫无反抗意识，完全是一种奴隶性格。这是中国古人的悲哀。正因如此，那些可堪大用的“杞梓材”才被抛弃在路边闲置不用，那些怀瑾握瑜的贤能之士才被埋没毁灭。篇末点题，发人深思。

《赠段十》虽是送别诗，但也表现出诗人放荡不羁的性格和深邃的洞察力。诗道：“相识风尘下，斯文伯仲間。骑驴逢圣日，扞虱对秋山。忠信偏成拙，支离最得闲。秦川贵公子，早计适荆蛮。”从诗意来看，这位段十是位关中人士。诗中可以看出作者蔑视礼法放浪形骸的自我形象。最后两句表明作者已经预见到天下将乱，劝朋友早些做好流亡的准备。

王浚仅存的一首词是〔洞仙歌〕，题下有元好问的小注：“赋榛实，屏山所录。”全词如下：

圆刚定质，混物非凡类。仁处其中静忘意，任蝶蜂狂绕，燕雀喧争。心君正，唯取清白自治。黄衣从淡泊，此个家风异。偶合阴